

OLD PHOTOS

「老照片」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忆姑父雷海宗 张企明

清华名师的家藏照 周文业 史际平

恰同学少年 杨民青

最美丽的鲜花 张海伯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章济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照片.第78辑/冯克力主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74-0435-5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历史: 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6197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 82098470

市场部(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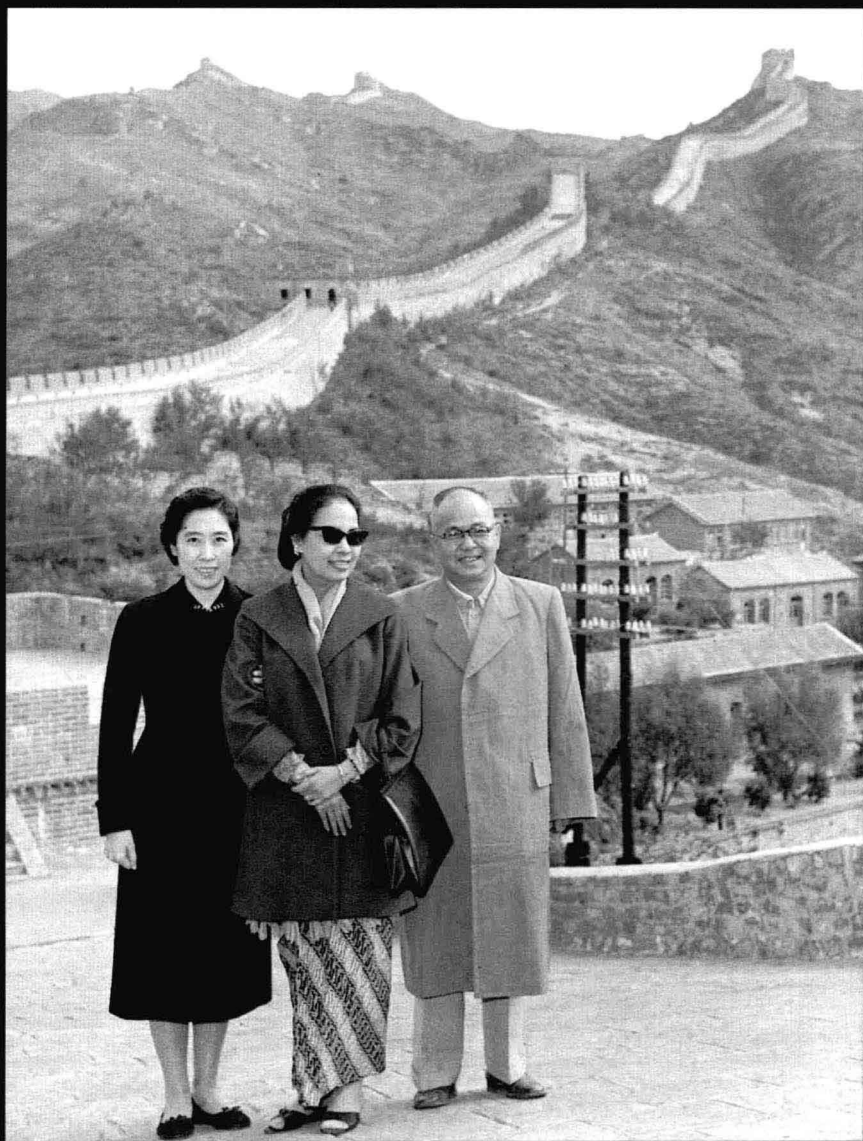
6印张 130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 须经本社同意。



吴晗和王光美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尼游览长城。（摄于1962年9月）

吴平 王明恕供稿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七十八辑

目 录

张企明	忆姑父雷海宗	1
周文业 史际平	清华名师的家藏照	27
胡 剑	赤脚童年	43
王晓瑜	我家的几幅老照片	46
杨民青	恰同学少年	52
张海伯	最美丽的鲜花	74
郁云明	地下党忆往点滴	95
李凤琪	在舟山的日子	102
周振清	一次特殊的警戒	109

浦汉明	我的母亲张企罗	112
郑 菁	一张西南联大的毕业照	127
章济塘	从一张结婚证说起	131
张星扬	怀念母亲	137
桂兹祥	六元妻	154
罗伯鼎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踪迹	160
舒 云	潘景寅的故事	167
赵海成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179
冯克力	感悟名师风采	187
封 面	周氏五兄弟的合影（周启朋）	
封 二	吴晗和王光美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尼游览 长城。（吴平 王明恕）	
封 三	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结婚照（周文业 史际平）	



忆姑父雷海宗

张企明

早年岁月

我的老家在江苏武进，就是现在的常州。远祖张惠言是清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常州词派创始人，为词沉着，意旨隐晦，散文简洁，又是经学家，治《周易》。我的祖父名字叫张长佑，原来也住在武进的老家中，他好诗文，善断案，先在湖北做知县，后来在安徽当涂做了知府，这个大家庭也就在那里生了根。兄弟六人和姐妹四人都是一母所生，祖母叫高佩芬。父亲张景钺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姑母张景莪称父亲为五哥。姑母是父亲那一辈中年纪最小的，姐妹中排第四，平时我就叫四妈。姑父雷海宗和姑母张景莪是1930年结的婚，顺理成章，姑父也就成了四爹。

姑父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永清县，中农家庭，他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工会牧师。他自幼就特别聪明，算术尤其突出。根据他的二妹回忆：大哥特别聪明，祖父母要他算账时，他转眼工夫就算出来了，我们下边的兄弟谁也赶不上他，因此特别受到祖父母的宠爱。他的祖父雷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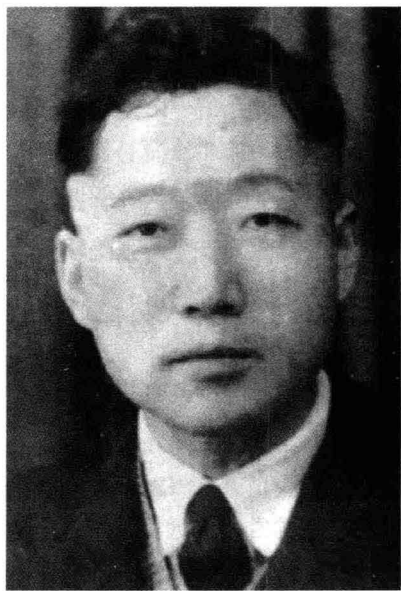


图1 雷海宗（1902—1962）

章当时住在北京大学旁边的王庄镇，由于他学习成绩好，在兄弟中独占鳌头，很早就把他接到北京来读书。祖父是清朝的读书人，四书五经充满书房，可以肯定从小就会对这个备受宠爱的孙子倾其所学加以教导。加上他过人的聪明，上中学前就已经学完了大大超过从前私塾所授的内容。所以姑父首先在旧学，然后在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

扎实的基础。1917年考入北京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这所中学在当时是相当出名的，出了很多杰出人才。

四爹1919年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学习。巧得很，我父亲也考入了清华，不过比姑父早三年入学，1920年毕业后先入德克萨斯农学院，后来也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父亲和姑父在清华读书的时期，学校正在大兴土木，体育馆和图书馆先后建成。大礼堂正在建设中，打桩机一声声的锤击声在寂静的校园里伴随着六百多莘莘学子早出晚归。当时的图书馆是国内最好的，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够得上一流水准。图书馆内的地板都是用软木铺成的，走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时校园的规模很小，当时的大门就是现在的二校门，



图2 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雷海宗。

流过二校门前的小河由东再向北流去，小河和荷花池都清澈见底，河边池边垂柳依依，构成了清华园内优雅宁静的读书气氛。父亲回忆起，每当阴历三月三，半夜在妙峰山进香的人举着火把，从清华的校园里望去，之字形的山道清晰可见，那时的空气之清新现在真没法比。小河不远的围墙外面就是詹天佑修的京张铁路。姑父的家境并不宽余，平常的日子都在校园里刻苦攻读，为了节省，需要进城就一直沿着铁路步行而去。进一次城不容易，从二校门前古老的石桥出发走近路大约二十多里，来回要用去多半天的时间。

四爹1922年毕业，公费留美。这是人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台阶，负笈西行在碧水蓝天中扬帆远航，一定是满怀壮志和憧憬。在芝加哥大学主攻历史，副科学哲学。四爹不仅仅是记性好，而且极其善于组织头脑中的知识，他的英文程度在国内已经相当不错了，在芝加哥大学一年级时，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大受老师的称赞。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够自如地运用英文进行思考，因此可以流畅的用英文直接写文章。他不仅是英文好，也懂法文，上清华的时候，插班直接上二年级，要加试第二门外语，因此他自学了法文，以后也没有丢掉，经常能够看法文书。

芝加哥大学创建于1890年，是由J·D·洛克菲勒捐资建成的，它坐落在芝加哥市以南七公里的海德公园内，占地160英亩。学校的建筑为哥特式，庄严肃穆，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林立的建筑群体，校园开阔，林木苍郁，环境优美而宁静。芝加哥大学当时在美国的排位名列前茅，时至今日拥有六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排位仍然在前几名以内。

芝加哥大学的教师水平高，作风严谨却不失幽默。有一位



图3 1929年，张景蓓（左）与赴德留学前的崔之兰（右）在南京合影。

新生上数学课感到十分吃力，于是问老师：为什么要学这么艰深难懂的学问？老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小故事：十几年前的老汽车常常爱出毛病，一天，汽车坏在了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司机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一家修车的。师傅问明白了毛病之后，扛了一把大锤，照着出毛病的车轮就是一锤，马上解决问题。师傅张口开价十元，司机大吃一惊，当时工作一周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个数目，问为什么这么贵。师傅回答：打一锤只值一毛，但是知道怎么打却值九块九！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文科似乎更优于理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日子也并非一味闭门苦读，课外活动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不同的团体和组织，每到暑假经常到远处去旅游和露营，最盛大的活动是各大学之间的橄榄球比赛，有一次芝加哥大学队战胜了最强劲的对手，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冠军，于是全校放假三天，上街游行，并在马路刷上白色的大标语：“芝加哥大学攻进某某大学三球！”

四爹超凡出众的记忆力和在国内早已形成博览群书的开阔视野，到了芝加哥大学更是如虎添翼。他的博士论文为《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二十五岁。深受导师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为中国留学生赢得了声誉。

1927年，四爹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在美国学的是西洋史，回国以后他认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应兼通中外历史，因此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即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凡是他想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时，都立即写下来，不知积累了多少资料。后来他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时，夜以继日编写中国历史材料，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三四点，最后完成了



图4 1929年，雷海宗和张景莪于南京玄武湖（张景铎摄）。

一部中国通史讲义，共六大册。

我父亲在他之前两年也来到南京这两所大学任教，1929年他与姑母张景莪在我父亲的家中相识，图4就是他们相识不久在南京玄武湖畔所摄，而且是由父亲拍摄的，那时姑母正在金陵女子大学生物学系就读。

姑母是父辈姐妹中唯一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学成绩就很



图5 1932年5月13日，雷海宗夫人张景蕓与女儿雷崇立于清华西院。

不错，正好父亲就在这所大学教生物学，在父亲的鼓励帮助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她顺利地考取了生物学系。姑父于1930年和姑母结婚，就在同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次年表姐雷崇立出生。

四爹1932年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四爹当时先住在宣武门外的新帘子胡同，后来搬到清华西院。从图5、图6中可以看到姑父姑母和表姐小时候在清华西院时的情景。图7是父亲和姑父在离青龙桥火车站比较近的那一段长城的烽火台旁边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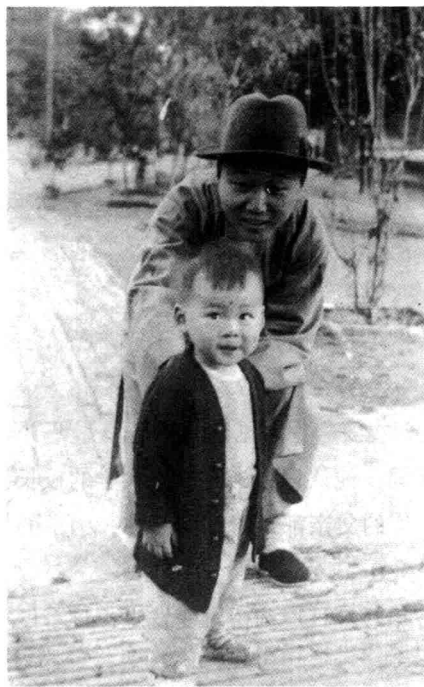


图6 1932年9月15日，雷海宗与女儿雷崇立于北京中南海。

影，时间是30年代中期，从中可以看出姑父身体健康而且器宇轩昂，丰满的前额有足够的容量，可以极其容易地存储学深如海的知识，还可以看见那根随时在身边的手杖，后来一直伴随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姑父是家中的长子，在美国留学时他的父亲已经病故，从那时起他就从自己微薄的政府津贴中每月抽出五美元寄回家中，补贴弟弟妹妹上学之需。按照教会的规定，牧师的子女皆可以免费读到中学毕业，但他觉得用教会的钱，心中十分不

畅，回国担任教授以后，薪水长到二百多元，他将教会的津贴辞去，在北京家中的弟妹的学习费用和每月的零花钱均由他一人承担。每年暑假时，带着他的妹妹去前门最大的绸缎店买衣料，他亲自捧着料子走到两个妹妹跟前问：大妹，你看这块料子做衬绒袍好吗？二妹，你看这个做夹袍好吗？料子买好后，回到家中叫来裁缝，量好尺寸，付了钱才回清华。照例每年一次。他自己那时负担虽然已经很重，但如有年轻学子考取大学而没有经济来源向他求援，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抗战开始。这一时期也是他一生事业最辉煌的年代，主要著作可见他的文集。

在清华期间，他认识了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吴雷川。吴先生和潘光旦先生的父亲都是清朝的翰林，国学的功底是不用说了，还写的一手好字。

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侵华，30年代的黄金岁月就此结束。

昆明往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决定迁到昆明。我们一家三口于1938年初先到昆明。姑父继我们家之后也到了昆明，安顿好以后，在1938年中，姑母和表姐才赶来会合。至此，四爹一家就和我们家一起住在昆明北门街91号，那是楼上楼下木结构三开间的建筑，坐东朝西，他们家住在南头。楼下是客厅，我记得墙壁上挂着一面世界地图，旁边有太阳系九大行星，还有一张苏联地图，我至今记得：“苏维埃太阳系”，就是小时候莫名其妙串联记忆的结果。他平时比较沉



图7 1934年前后，雷海宗和张景钺于青龙桥八达岭长城。

默寡言，但是，只要谈话的题目涉及历史和天下大事，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会议论风生，雄辩滔滔。大人谈话的内容我自然不关心，也就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当我求他把美国连环画报上的故事讲一讲，他都能和蔼地讲给我听。那种画报是从地摊上买来的，肯定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后的舶来品，画报有一股特殊的油墨味道，这么多年了都还能回忆得起来。

四爹每天出门去都是手持一根轻便的藤手杖，健步如飞。那时他担任历史系主任，还开了好几门新课。他的课非常叫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汪曾祺的同学就不会时隔好久还能够如此生动地向他描述，汪的散文“跑警报”开头一段就有如下的精彩描述：西南联大的一位历史系教授——听说是雷海宗，由于教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讲到哪儿算哪儿，自己也记不得了，下次上课必定先问：“上次我讲到哪儿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图8 雷海宗，1938年初于长沙临时大学。

由此可以想见，正当盛年的他是如何的精力旺盛，意气风发，过目不忘。好多学生在多年以后还能回忆起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的情景，举凡事件发生的年代、地点、历史事实和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背景，条分缕析，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当时有些学生就以他的名字来形容他那气势如虹的讲课神态：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